

非洲统一组织与非洲国家边界问题

路征远

(安徽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部,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 文章从非洲国家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危害、非洲统一组织解决非洲边界问题的基本准则以及非洲统一组织解决非洲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具体措施等3个方面,通过对一些原始文件、论著和论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是非洲的历史和现实确定了非洲边界,致使非洲国家边界冲突不断,严重地阻碍了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作为非洲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坚持维护非洲边界现状,坚持在非洲范围内和平解决的原则,为解决非洲边界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今天,非洲统一组织解决边界问题的经验依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非统 边界问题 维护现状 非洲框架 特别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63(2008)05-0017-04

The OAU and the Problem of African Border

LU Zheng-yuan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 Construction, Party School of Anhui Province, Hefei, 230000, Anhui)

Abstract: Through discussions of 3 aspects including the origin and endanger of the border problem, the OAU's basic norms, principle and concrete measure for solving the border problem, by the study of many firsthand documents, works and theses, the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t is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African that determine the African border, leading to its continuous conflicts and hindering the African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Africa, the OAU adheres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of African border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in the African frame peacefully, making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at end. At present, the OAU's experience of solving the border problem is still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he OAU; the border problem;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the African frame; the special committee

非洲国家边界问题是西方殖民统治遗留的危害之一。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国家间边界问题开始显现,甚至为此爆发大规模冲突。作为非洲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组织,非洲统一组织一直秉承泛非主义意旨,积极地致力于和平地解决非洲边界问题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非洲统一组织采取以下措施:坚持维护非洲国家边界现状,坚持在非洲框架内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成立了一

些专门机构等。

一、非洲国家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危害

随着一些国家纷纷独立,非洲国家因边界问题引发的冲突不断,这严重地影响了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发展。

(一)非洲国家边界问题的由来

“非洲的新历史来源于非洲的旧历史,否则就不可理解。”^[1]非洲国家边界形成于殖民主义时

期,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没有过严格的边界概念。从19世纪70年代至1912年,通过诸如1884年“柏林会议”,1890年英德协定以及1904年英法协定等,殖民主义瓜分了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以外的全部非洲,非洲现代国家边界雏形基本形成。

在没有非洲参与、无视非洲人民意愿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完全以自己的实力和意志确定了非洲边界。“弱肉强食”是依据,“急功近利”是根本,西方列强在乎的只是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欧洲瓜分非洲之后,对这一大陆的兴趣就大大减弱了,因为几乎不能指望非洲有什么地方能立即创造出财富来。欧洲国家之所以瓜分非洲,主要是为了保证自己不致被排斥在有潜在价值的地区之外。对它们来说,重要的是占有而不是发展”^[2]。

据前苏联非洲问题专家葛罗米柯统计,非洲边界44%是按经线和纬线,30%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分的,只有26%是由河流、湖泊和山脉所构成的自然边界线^[3]。

(二)非洲国家边界问题的危害

帝国主义武断、恣意妄为地划分非洲国家边界,给非洲造成的危害是巨大和深远的。

其一,一个种族或部族被分割在若干个国家或地区,制造出许多民族。非洲是世界民族最多的洲。阿齐克韦说:“非洲国家被殖民地分裂,这是令人厌恶的。在某些情况下,同一部族竟被划分在4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可以在几内亚找到一部分,在马里找到一部分,在塞拉利昂找到一部分,可能在利比里亚还有一部分。我们对此无可奈何。”西非著名的埃维族被分在英属黄金海岸、德属多哥和法属达荷美。还有曼丁哥族、豪萨族、莫西族和约鲁巴族等都被强盗似地割裂了。

其二,许多原来不属于同一文化、语言和传统的民族被强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如豪萨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成为尼日利亚三大民族。居住在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族被迫留在埃塞俄比亚。

其三,造成非洲国家众多,且大小不等、自然资源和经济潜力不均,阻碍整个非洲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些国家国土辽阔,如苏丹有250万平方公里,阿尔及利亚有238万平方公里。有些国家不过是弹丸之地,如塞舌尔只有455平方公里,吉布提只有2.3万平方公里。有些海岸线漫

长,如南非有2954公里的海岸线,莫桑比克有2470公里的海岸线。有些却是内陆国,这样的国家包括赞比亚等15个。有些国家资源丰富,如刚果(金)和尼日利亚;有些国家资源贫乏,如科摩罗和佛得角。

由于以上三种因素,导致非洲一些国家想改变不合理的边界现实,引发非洲国家间三十次之多的冲突(或战争)。要求改变国家边界现状的形式有:按民族统一原则、恢复古代王国的边界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4]。

二、非洲统一组织解决非洲边界问题的基本准则

非洲民族主义者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情感使他们渴望清除全部的殖民地遗产,抛弃殖民地边界。然而,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则要求各成员国承认和尊重各国独立时期的领土和边界,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选择了维持现存的边界状况^[5]。非洲统一组织献身于维护(非洲国家领土)现状^[6]。其主要原因有:

其一,独立之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未取得国内局势稳定和完成国家内聚力,修正边界只能扰乱国家的和平建设。

其二,维持现状开始与保持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联系起来。如果退出的中央权力给予了任何一个地区,在国际法这要求民族自决是正当的,但这被认为刺激了其他地区脱离论者的诉求,导致了母体国家的分裂。

其三,国家政治结构通常依赖着的“部族平衡”策略将因为任何边界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吞并一定量的人口能够扩大一国家内的某部族规模,引起国内的部族力量失衡,进一步导致部族矛盾和冲突。如尼日利亚拒绝兼并约鲁巴族人居住的贝宁,就是考虑到这个因素。原来,豪萨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均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尼日利亚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兼并贝宁,约鲁巴族实力增强,将打破这种均衡局面,可能危及其社会稳定。

其四,基于意识到在非洲边境现状中存在着共同利益。“由于边界问题的存在,非洲国家间的边界冲突不断重演。新兴非洲国家领导人感到,尽管边界划分的不合理带来了边界问题,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把边界问题提出来,就会陷入混乱。因此,他们决定把边界问题放在一边……”^[7]

仅仅在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四个月之后,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就爆发了大规模边境冲突。面对这一严峻现实,1964年7月,在《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有关领土问题原则的基础上,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要求成员国承认和尊重各国独立时的领土和边界;通过和平方式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解决边界纠纷。决议背后的目的是足够明确的。如果殖民地的边界划分被抛弃,可替代的边界划分将不得被接受。如此重新划分边界的过程将会制造出混乱和威胁非洲的和平。……决议的目标在于阻止主张国土统一者和分离主义者的运动^[8]。

当然,也有极少数国家对此持反对或保留意见。在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上,索马里时任总统欧斯曼称:“某些人说,任何修改目前边界协定的意图,只能使局势恶化。因此,事物不应当变化。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摩洛哥前国王哈桑二世持保留态度:“关于在摩洛哥实际边界范围内,实现和维护它的领土完整问题,至关重要的是,人们应当心中有数,在非洲统一组织组织宪章上签字,丝毫不能解释为明确或是暗示承认迄今被摩洛哥加以拒绝的既成事实,也决不意味着放弃以我们可以运用的合法手段,继续实现我们的权利。”^[9]这为后来的领土冲突埋下了伏笔。

三、非洲统一组织解决非洲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具体措施

解决非洲边界问题,非洲统一组织拥有自己的原则和一套具体措施。

(一) 在非洲框架内并且和平解决

其一,渴望在非洲框架内解决国家间争端。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西方列强对非洲进行了近500年殖民掠夺,给非洲人民留下心灵上弥久难合的创伤,造成了其政治家对外部势力的极度不信任。另一方面,非洲对西方世界国际法原则持深深的保留态度。非洲领导人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间的行为制定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不是派生于殖民国家的惯例和法律,而是源出于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原则。由此,在许多非洲统一组织决议中都有同样的表达,如关于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问题、关于刚果问题和关于尼日利亚问题等非洲统一组织文件决议。

其二,坚持和平方式解决其内部冲突。非统宪章就解决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间的争端问题

规定了原则:“通过谈判、调解或仲裁,和平解决争端。”“成员国保证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

(二) 具体措施

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关于调解、和解与仲裁委员会的议定书》,成立了“调解、和解与仲裁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的功能并没有被非洲统一组织利用,尽管其被海尔·塞拉西视作非洲统一组织存在的理由。该委员会议定书列出了三种解决争端的方法,非洲统一组织只运用了调解与和解两种方法,没有使用法律手段“仲裁”争端或把争端交由国际法庭裁决。其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非洲人民特别珍视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非常痛恨外来干涉。其二,除非绝对相信自己的合法地位,这些国家才愿意把争端交给法院裁决。其三,大多数非洲国家认为现行的国际法规是西方国家实践成果,没有反映出所有国家普遍利益,不情愿地通过自己还没有认同的标准来解决冲突^[10]。

非洲统一组织解决成员国边界问题方式主要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类型,其性质是政治的而不是法律和经济的。正式类型包括“会议外交”、“专门委员会”和“优秀官员委员会”等三种。非正式类型主要是“总统斡旋”。

其一,“会议外交”是寻求和平解决冲突很有效的方法,包括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会议为非洲各国元首和部长提供了定期会晤的时机,使冲突双方领导人可以就冲突的关节点进行面对面地探讨、协商或协调,利用友谊,有利于找到和平解决冲突的有效措施。另外,其他国家元首或部长也能很好地发挥献策或协调作用。1964年2月,在非统外交部长特别会议上,运用外交部长集体信誉,非洲统一组织成功地阻止了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与肯尼亚边境冲突的扩大。其二,“特别委员会”是一个具有非洲特色的冲突控制组织,一般由挑选的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首脑或其代表组成。其成员的来源国家有三个特征:保持中立国家、非统时任主席国和靠近冲突地区的国家。其三,一些非洲老一代政治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成功地阻止了非洲国家边界冲突升级。尊重老人智慧和著名人物是非洲传统。对比一个由专业的和解者、调解者和仲裁人组成国际团体,非洲却显示出更(下转第114页)

认知能力作为首要目的。因此,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育德作用。

开设职业道德教育课已成为大多数行业从业人员的首要培训任务,这些课程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程度地显示了成效。正是基于此,有人把职业道德教育教学看作是当代德育教育自觉性增强的重要标志,把这一现象说成是当代道德教育复兴的一个肯定的例证。

(上接第 19 页) 多的依赖单个政治家或一群政治家的行动。“优秀官员委员会”人员均来自非统成员国,其选拔的准则是:来自有影响力的国家,有着良好声誉的领导人。尼日利亚成为该委员会成员的重要来源国。塞拉西和杜伯曼也因崇高威信多次被选为该委员会成员^[11]。

“总统斡旋”和“优秀官员委员会”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由非洲国家元首以个人或多人身份发起的,后者由非洲统一组织组织的。不过,非洲统一组织一直赋予“总统斡旋”合法地位。塞拉西和凯塔成功地调解了 1964 年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冲突,被认为“总统斡旋”首次和经典的事例。

总之,对待非洲国家边界问题,非洲统一组织一直奉行维护领土现状准则,坚持把非洲问题在非洲内部和平解决原则,制定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用诸如“会议外交”、“专门委员会”、“优秀官员委员会”和“总统斡旋”等具体措施,取得了重要成就,如 1963 年的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冲突;1967 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肯尼亚与索马里的冲突;2000 年,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冲突,等等^[12]。

虽然在解决非洲国家边界问题过程中,由于非洲的现实情况和非洲统一组织自身的先天性缺陷,如,只是松散的联盟、没有约束能力等,非洲统一组织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弱小、无奈甚至失败,但是本着实事求是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就其能力所及非洲统一组织还是成果非凡。“有些非洲边界争端……(非统)冲突的遏制政策和随后的解决已成为泛非主义最光辉的成就之一”^[13]。

参考文献:

[1] [英]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

参考文献:

- [1] 翟荣华. 职业道德与企业文化[EB/M]. [2006-03-07]. <http://WWW.jimart.com.cn/1s/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
- [2] 陆向军. 试论出版社运行过程中的良性互动[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9(5): 10-132.

责任编辑 黄邦汉

- 索[M]. 舒展,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5.
- [2] [英]罗兰·奥利弗、安东尼·阿特莫尔.1800 年以后的非洲[M].李广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5.
- [3] 马 嫫.区域主义和发展中国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7.
- [4] 顾章义.非洲国家的边界争端[J].西亚非洲资料,1982:7-13.
- [5] OAU Document,AHG/Res.16()Ian Brownlie, Basic Documents on African Affair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360-361.
- [6] Amadu Sesay,The OAU and Continental Order,in Timothy M. Shaw and ' Sola Ojo,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M].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1982:172.
- [7] [英]科林·勒古姆.泛非主义、黑人精神和非洲民族主义[J].民族译丛,1983(3):26.
- [8] Ian Brownlie,African Boundaries a Legal and Diplomatic Encyclopaedia[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9:11.
- [9] [埃及]布特罗斯·加利.非洲边界争端[M].仓有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7-27.
- [10] Zdenek Cervenka,The Unfinished Quest for Unity[M]. Julian Friedmann Pulishers Ltd,London,1977: 64-65.
- [11] Amadu Sesay,Olusola Ojo,and Orobola Fasehun,The OAU After Twenty Years[M]. Westview Press, Boulder and London,1984:37-38.
- [12] Klaas van Walraven,Dreams of Power:the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in the Politics of Africa 1963-1993[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Aldershot, 1999:295.
- [13] 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Evolution,Progress and Prospects[M]. Andre Deutsch,London,1973:143.

责任编辑 袁修雨